

文 学 篇

花 海 潮

朋友，您见过海潮吗？有人会说，海潮，只要到海边就可以看到。是的，涨潮时节，伫立海岸，我们就会看到汹涌澎湃的潮水，呼啸着，从远方天际滚滚而来。此时，我们的心就像这浩瀚的大海无比宽阔，像这滚滚的潮水汹涌激荡。但是，不要误会，朋友，我所说的是另一种海潮，叫做花海潮。

“什么？花海潮？”是的，没见过吗？那就请您跟我到那奇异的花海一游。

七月骄阳似火，我们驱车从西宁出发，径直向北，越过大通，沿着崎岖的山路在大坂山上攀登。车子越登越高，空气越来越稀薄，内地的酷暑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车到这里，朋友，您别嫌山岭荒秃，柳暗花明就在眼前。

翻过山口，车子停下来检查机械。我乘机下车朝下俯瞰。啊！这里竟是另一片天地，简直是一个花的世界。盛开的油菜花一片连着一片，由西向东，一直伸向远方，黄橙橙、平展展，活像出自能工巧匠之手的一块美丽的织锦。司机告诉我，这里是全国著名的油菜基地之一

“你看，那是什么？多像漂泊在海上的风帆！”我的同伴惊诧地说。

“快，下去看看！”我也有点急不可待。

半小时之后，我们下到了山底，来到浩门农场招待所。推开宿舍的窗户，浓郁的花香阵阵飘来，甜丝丝，湿润润，沁人心脾。在这里，即使喝着白开水，似乎也带有芬芳的香味，

“走，游游花海去！”同伴督促着我。

我们漫步在通往二分场的田间大道上。好一片无际的花海！叶

肥茎壮的油菜足有二尺高。人们行走在田间小路上，远远望去，仿佛是在花海之中畅游，真可谓是“人在地上走，身在花中游。”橙黄橙黄的花海，黄得一尘不染，令人心醉。

“海潮”！同伴惊讶地向我呼喊。

开始我蓦地一怔，之后我若无其事地向他笑了笑。他拍了一下我的肩，向右边指了指：“花海潮！”

朝他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在微风的吹动下，油菜摇曳着它那顾长的身子，高兴得前仰后合，数不清的菜花向我们频频点头。再往远处眺望，层层浪花像海潮一般，滚动着，向我们身边涌来。啊！美极了，多么激动人心的花海潮啊！我的精神为之一振，我的心胸为之一新。我想，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百花园，也比不上这奇异花海的风光旖旎。

蜜蜂的嗡嗡声，把我们引向一顶帐篷。原来撒落在这花海上的点点“风帆”，是养蜂之家。

“老师傅，你们辛苦了！”我向正在采取蜂糖的两位师傅招呼道。见我们过来，一位年近半百的老师傅，掀开面罩，笑容满面地请我们到他们帐篷里做客。

赵师傅是一位有二十多年经验的养蜂能手。他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养蜂的常识。蜜蜂在采蜜的同时，还能帮助传递花粉，蜂蜜、蜂蜡、蜂王浆都有很高的经济价值，可以给国家换取大量的外汇。然而，他给我们讲得最多的还是蜂的勤劳精神。蜜蜂的寿命一般只有三四十天。它并不为自己的生命短暂而贪图享乐，相反，它总是不知疲倦地劳动着。它是那样无私，把微乎其微的花粉吮吸到自己嘴里，酿成蜂糖，又吐给别人；它是那样地忘我，整天飞啊采啊，采啊酿啊，直到累死在途中。

走出帐篷，看着这一桶桶的蜂糖，品味着甜煞人的蜂蜜，对这辛勤的小虫，心中油然产生钦佩之感。我想，在建设“四化”的征途上，我们多么需要蜜蜂的精神啊！

这时，从远处飘来一阵歌声：

“

小喜鹊造新房，小蜜蜂采蜜忙。幸福的生活哪儿来？只有劳动最光荣。”

朝着传来歌声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一队红领巾，高擎队旗，正向我们走来。同学们来到赵师傅跟前，席地而坐，拍掌请他讲讲关于蜜蜂的故事。我们绕到队伍的后面，见同学们一个个都拿出个小本子。我看见旁边一位同学的本子上，工工整整地写着两个字：“采蜜。”

“你为什么把这本子叫《采蜜》啊？”我蹲下来悄声向他问道。

“我们要用蜜蜂采蜜的勤奋精神勉励自己。现在勤奋学习，长大勤奋劳动。”

多么带劲的语言！我好像听到海潮后浪推前浪的巨大声响。我接过本子，翻开第一页，只见：

“蜜蜂采来百花蜜，
抛撒香甜满人间，
春蚕到死丝方尽，
留赠他人御风寒。”

这脍炙人口的诗句，把蜜蜂与春蚕相媲美，太恰当不过了。再往下看，是总理的一段名言：

“我们要像春蚕一样，吐完最后一根丝，贡献给人民。”

敬爱的周总理是全国人民的楷模。在他的身上既凝结着春蚕的崇高品德，又体现着蜜蜂的那种无私忘我的精神。

我直起身子，转过头来，望着在骄阳照射下金碧辉煌的花海，思绪万千。我犹如看到，实现“四化”后的伟大祖国，到处是一派繁花似锦、万紫千红的景象，毛主席，周总理，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百花丛中，颌首微笑；我仿佛看到，总理骨灰滋养下的祖国山河，处处滚动着眼前这绚丽多彩的花海潮。

远方的朋友，您愿意早日看到这个真正的花海世界吗？如果愿

意，那就应该积极投身到今天“四化”建设的热潮中来，哪怕做一朵小小的浪花。

（原载 1979 年 10 月 27 日《青海日报》）



高 原 瑞 雪

有人爱桃红柳绿的春色，我却爱那催苏唤生的瑞雪，有人赞美春光的娇艳、明媚，我更要赞美瑞雪的洁白、纯正。

—

一生中我去过一些地方，也观赏过那里的瑞雪。这些地方的雪景虽然都曾为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，但最早给我留下向往的却是家乡的瑞雪。

我是在淮北平原一座小城的郊外长大的，颖河从小城的身边静谧地流过。一场瑞雪过后，我和小伙伴们追逐着、呼叫着朝河堤跑去，到那里观看平原的雪景。雪把大地盖得严严实实，白的天，白的地，天地一色。泡桐树枝上的雪絮，好像纺车上用的棉条；山野里的雪像鸭绒一样轻，抓上去软软的，踩上去绵绵的，好玩极啦！

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瑞雪，记得还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一位姓耿的女老师给我们讲的。她很年轻，高高的个儿，身体很结实。一天，耿老师带全班同学到郊外去看雪景。路上同学们七嘴八舌地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这个问：“啥叫瑞雪？”那个问：“麦苗压在雪底下为啥冻不死？”来到地头，耿老师告诉我们：“适应农时的雪才叫瑞雪。雪下到地里就等于给庄稼盖了一床厚厚的棉被，可以保护麦苗越冬。”说着她蹲下身子，用双手拨开积雪，嫩绿嫩绿的麦苗露了出来。“雪的低温能冻死害虫，雪融化后还可滋润庄稼。”自从耿老师讲完《瑞雪》那一课，我好像才真正懂得了“瑞雪兆丰年”的道理。

说起耿老师，还使我想起了我童年时期的一段往事。

记得那时候我家生活困难，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两顿饭。一天午饭时分，我没回家，独自在教室做作业。一会儿，耿老师推门进来，

走到我身边，问道：“你为啥不回家吃饭？”我站起来，心里很难受，半晌才喃喃说道：“俺家吃——两顿饭。”耿老师没有说话，望了我好久。当我抬头看她时，只见她两扇鼻翼在微微地翕动，眼眶里滚动着晶莹的泪花。蓦地，耿老师拉起我的手，出了教室，向她的宿舍走去……

那天耿老师招待我的小米粥，是那樣的香甜，至今我还记得起。

一连几天都是这样，以后我再不在教室做作业了。同学们回家吃午饭时，我便出去逃避耿老师的邀请。

耿老师平素对人很和蔼，同学们都愿亲近她。可是在一个学期之后，她离开了我们。在她向我们告别时，大伙簇拥着她，很多同学都流了泪。后来我们才知道。她是被保送到北京上大学去了。

时间至今已经过去了 26 个寒暑，但打那以后，不知为什么我常常把瑞雪与耿老师联系在一起，每逢我看到瑞雪，便情不自禁地就想起了她。

二

我留恋家乡的瑞雪，但自从我来到青海高原之后，又深深地爱上了那迷人的高原雪景。

去年阳春三月的一天，我到吉乡草原采访，在那里我有幸看到了高原瑞雪的奇观。那是一个一场大雪过后的早晨，我和宣传部的李桑杰，披着霞光，骑马向吉乡公社进发。蓝莹莹的天就像舞台上用电光打的一般，为我们烘托着眼前的一切：巍巍的祁连山，白雪皑皑，横跨天际，它好像是被大自然用汉白玉雕刻出来的，显得那么玲珑、那么生动，美丽的吉乡草原犹如一条又宽又长的哈达，自由自在地飘荡在祁连山下；路边的红柳枝上沾满了雪花，毛茸茸的，柳枝密集的地方，瑞雪一团一团的，酷似刚刚绽开的银花，迎春怒放。

在马背上，小李告诉我，我们所要采访的老师来到吉乡草原已经二十年了。二十年来，她以艰苦为荣，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，为

改变那里的面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小李还兴奋地告诉我，他就是那所学校毕业的学生。

说话之间我们已经来到了学校。同学们正在上课，不时从那里传来老师的讲课声。我们走进校长办公室，小李把我介绍给了校长，说明了来意。校长忙着端茶倒水，待我们坐定，他便出去找人。

不久，校长乐呵呵地进来说：“润雪老师马上就到。”

“什么？润雪老师？”我有点诧异。

“是啊，她的名字就叫润雪。吉乡一带的人们看她一心一意为下一代操劳，就像那滋润草原的瑞雪，所以一直亲切地称她是润雪老师……”

没等校长说完，走进来了一位年近半百的女老师。她手里端着课本和粉笔盒，袖头和前襟沾满了粉笔末儿，一看就知道是刚刚下课。她虽是鬓发斑白，但听着那铿锵的脚步声，叫人感到她仍是在年富力强之时。校长把我介绍给了润雪老师。她搓着手、微笑着，坐在我们对面的长椅上。

校长继续说道：“我们的润雪老师近年来有‘三喜’啊！一喜是入了党，二喜是被提升为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，这第三喜是改正了她的‘右派’问题。”

“关于这些能不能一个一个地从头谈起。”我建议道。

润雪老师很爽快，她说：“好，我就从头说说。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始时，我是班上的团支部委员，思想单纯得像一盆清水。在一次讨论会上，同学们对农民的生活问题争论得很厉害。当时我说，解放后农民的生活水平虽说有一定提高，但就总的来说农民的生活还是苦的。在没到北京上大学前，我在老家教过书，亲眼看到有些农村的孩子，一天只能吃上两顿半饱饭。可他们却说我这是‘右倾’，给我扣上了‘对现实不满’的帽子……”

说着说着，她有点怒不可遏。

听着润雪老师的话，我心中有些蹊跷：“怎么？她说的和我小时候的经历那么相似？莫非，她？……”

她说话的口音同我的家乡话那么相近！

我有点按捺不住了，说：“请问润老师是哪里人？”

“安徽界首。”

果然和我是同乡。

这时校长笑着对我说：“她哪里姓润哟，她姓耿，叫耿——润——雪。”

啊？！我蓦然一怔，上上下下地打量她，是啊，多么熟悉、亲切的脸庞啊！她不就是我时常想起的耿老师吗？顿时，过去的往事就像颖河滚滚的大潮，奔腾着涌向我的心头。

我呼地一下站起来，叫了声：“耿老师！”她缓缓地站起，望望校长，望望我，好像在说：“你是——？”我摘下帽子，兴奋地向前一步，抓住她的手说：“我就是您二十多年前教过的学生徐敏啊！”

“怎么，你就是徐敏？”她若有所思地端详了片刻，说：“对，对，还有小时候那个模样。”

“您还好吧？老师！”说着，我的眼圈潮湿起来。

润雪老师接着说：“五八年我被下放到吉乡草原，这么多年来，我没叫过一声苦，大学生教小学，我也不感到是屈才。我相信事情总归会有一天弄清楚。现在我的思想包袱卸掉了。我要继续在这干下去，用实际行动感谢党中央！”

校长补充说：“上级要调润雪老师到县上去，可她说要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吉乡草原，像蜡烛那样，一直燃烧到最后。”

多么高尚的情操，纯正的品德啊！

临别时，在校门口耿老师 20 年前亲手栽培的松树前，小李为我们拍摄了一张重逢后的合影照片。

三

光阴荏苒，转眼一年过去了。说来也巧，今年三月，我又要重访吉乡草原。

中午下车后，我赶忙到县宣传部找小李。

宣传部的老齐告诉我说：“小李今天一早就去吉乡参加耿润雪同志的追悼会去了。”

“谁的追悼会？”我猜：不是我听错了，就是老齐说错了。

“耿润雪啊！”老齐毫不迟疑地说。

“耿老师，她，她怎么啦？”

“她患癌症，前几天去世了。”

“这是真的？”这突如其来的噩耗，犹如晴天霹雳，使我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难道我再见不到她了吗？我们的合影照片还没给她呢！

我策马飞也似地朝吉乡公社奔去。当我赶到学校时，院内空无一人，那写有“耿润雪同志追悼大会”的黑布横幅静静地垂挂在屋檐下。这时我才真正相信耿老师确实离开了我们。

当我来到耿老师的墓前时，只见耿老师的亲属、校长、小李等都还在那儿默默地伫立着。我掏出去年与耿老师的合影照片，当她那亲切、慈祥的面容再次展现在我的眼前时，我禁不住泪如泉涌。我摘下帽子，向这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二十年如一日扎根高原的辛勤园丁致哀。

下雪了。飞舞的雪花在我的眼前织成了一层层薄薄的纱幕。远远望去，校门口的两株青松枝叶婆娑、如亭如盖。看着这两株风打雪压更坚劲的青松，我想，这不正是耿老师的生动写照吗？

（原载 1980 年 6 月 9 日《青海日报》）

重复是学习的母亲

一天，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乘车到某大学做相对论的报告，路上司机对他说：“爱因斯坦博士，您的报告我听得至少有三十遍了，现在我可以把您的报告一字不落地背下来。”爱因斯坦诙谐地说：“那好，今天的报告就由您来做吧，反正那儿的人们也不认识我。”车子到达目的地后，司机戴上爱因斯坦的帽子，走上了讲坛。司机的报告果然做得十分精彩，吸引着听报告的所有的教授、老师和同学。报告结束了，台下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。

读完这则风趣的故事，我们情不自禁地赞扬这位司机的聪明和勇敢。值得深思的是：司机为什么竟敢代替伟大的物理学家上台做报告呢？可能有人会说，是因为那个学校的师生不认识爱因斯坦。这固然是原因之一，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司机具备了能把爱因斯坦的报告“一字不落地背下来”的过硬本领。如果再刨根问底，这位司机为什么那么聪明，能把爱因斯坦的长篇报告背下来呢？回答只能是，由于司机认真地、反复地听过爱因斯坦的报告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他听了“至少有三十遍”。

“重复是学习的母亲”。这是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说过的一句话。如同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不能一次完成，必须经过由实践到认识，再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一样，学习自然也不是件一蹴而就的事情。一个人要想在学业上有成就，在科学上对祖国、对人类做出点贡献，就必须在业务上反复钻研，做到精益求精。狄慈根这里所说的“重复”，决不可理解为是简单地机械地重复。他所说的“重复”，实际上是在提倡不畏艰难，反复钻研，努力进取的攻关精神。事实也正是这样：学业上的成就这一“骄子”是在反复钻研的“母胎”中孕育出来的。

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多次重复的行为。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：“习 数飞也。”“习”字的本义就是指鸟反复、频繁地飞。以后凡与“习”字组成的词大半都带有反复多次之意。宋朝诗人苏东坡有诗曰：“故书不厌百回读”意思说虽然是已经读懂了的“故书”但再反复阅读，细玩文意，仍会收到新的教益。古时候有“读书百遍，其义自见”的说法，一定程度上也是肯定了“重复”对学习的重要作用。

在科学上，“重复”往往能成为攻克堡垒的先决条件，尤其在遭受失败和挫折之后。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陡峭的山路上，遇到挫折是常见的事，这时谁如果拒绝反复钻研，谁就等于拒绝成功和胜利。夏衍同志年轻的时候，有次连续给创造社寄去了五篇东西，竟连一篇也没被采用，但他并不气馁，在创作实践中反复磨难自己，终于成为我国文坛上一位造诣非凡的巨擘。美国的威尔伯·莱特和奥维尔·莱特两兄弟，为了发明飞机，曾经如痴如醉地、不计其数地观察着老鹰的起飞和翱翔。为了研究飞机的平衡装置，他们曾几百次爬上山坡，把模型掷向山下。为了改进发动机和螺旋桨，他们曾经在最原始的飞机上飞行过一百六十多次，终于把人类飞向蓝天的梦想变成了现实。

在学习上，我们既要有一往无前的精神，也要有锲而不舍的韧性。四化的征途上有许多新课题需要我们去探索，有许多高峰需要我们去攀登，我们决不可浅尝辄止，我们时常要用“重复是学习的母亲”这句话来鞭策自己。

（原载 1980 年 6 月 17 日《青海日报》）

做好疏导工作 防止矛盾激化

——两则案例读后有感

1979年，山东省沂南县界湖公社东明大队曾发生过这样一起案子：青年社员李安法得知妻子被本队社员李安富强奸的消息后，曾四处控告，却无人受理。性情倔犟的李安法，见有冤无处伸，便起杀人歹念。11月30日夜半，一件轰动全县的凶杀案终于发生了。李安法用斧头将正在熟睡的李安富及其妻、女三人砍死。案发后，李手提利斧，星夜赴县公安局投案。1980年8月8日，李被依法处决。

近日，笔者又读了这样一则案例：一位青年工人在上山下乡劳动中与同去的一位姑娘产生了爱情，不料双方回城工作后，姑娘“吹灯”不干了。一天晚上，恼怒的小伙子提着装有凶器的提包，正要出门铤而走险时，门开了，团总支书记乐呵呵地走了进来，与这位青年促膝谈心。小伙子见书记这般热心，动了情，便把自己企图杀人的想法告诉了他。总支书记苦口婆心，百般开导，并说要亲自找女方及有关领导谈谈。几经工作，小伙子和那位姑娘终于解开了思想疙瘩。

两起案例，处理方法不同，结果不同，有经验有教训，发人深省。

李安法杀人，以法绳之，无可厚非。但仔细想想，李安法是怎样走上犯罪道路的？他为什么从原告最后变成了被告？其中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。从主观上讲，李安法性情急躁、目无国法，狂妄杀人、不思后果；从客观上讲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李安法上诉的案子无人受理，我们的干部作风飘浮、办事拖拉，尤其在得知李即将行凶杀人时，却没人疏导和制止，就连公安局长也听之任之、无动

于衷，眼睁睁地看着让矛盾激化。试想：如果李的上诉受到有关部门、领导的重视，根据李安富的恶行（经查李安富曾侮辱妇女多人），做出适当的处理，并对李安法加以批评教育，那么李安法杀人一案是可以避免的。可是应该避免的灾祸没有避免，本来一个人都不应该死的案子却死了四个人，这件事说明：惩办只是打击犯罪的手段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放弃疏导。否则，就有可能把比较单一的矛盾引向复杂。

第二个案例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：疏导可以使那些本来日益激化的矛盾趋于缓和。毋庸讳言，那位团总支书记的工作是值得称道的。一个青年在爱情上受到挫折、陷入极度苦恼的时刻，他带来组织的关怀和温暖；为了挽救一个青年，不致使其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他不计个人得失，斡旋于男女青年之间，做缓和矛盾的“润滑剂”；是他的言行，把一场大祸消除于萌动之中，把一个险些落入法网的青年拉了回来，使一对青年男女言归于好。这件事情说明：解决人民内部矛盾，疏导是个好方法。如果我们党、团组织的干部，在解决矛盾时，都能像这位团总支书记那样坚持疏导，那么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、降低社会犯罪率，对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，对青年人的健康成长无疑都是十分有利的。

处理矛盾，方法不同，效果往往不同。两则案例，一起把疏导工作做在犯罪之前，化险为夷，把本来趋于激化的矛盾缓和了下来；另一起眼看犯罪，只能惩办，把本可缓和的矛盾激化了起来。这说明解决矛盾，疏导的方法是积极的，放弃疏导等待惩办的态度是消极的。疏导和惩办是同一矛盾对立着的两个方面，二者不能混淆、不可代替。能通过疏导的方式可以解决的矛盾一定要坚持疏导，这就是读过这两则案例后，给我们留下的启示。

（原载 1982 年 8 月 20 日《青海日报》）

美在劳动中升华

3月8日，我到山东掖县办事，莱州宾馆那大理石的墙壁贴面深深吸引着我。你看，房间、走廊的墙裙，餐厅的方柱，接待室的柜台，全部是由这种贴面镶嵌而成。那黑色的，如墨似漆，光亮鉴人；那白色的，似无瑕之玉，圣洁晶莹；那带有花纹的，则妙趣横生，有的犹如奇峰突兀，有的宛似烟雾缭绕，似山非山，似水非水，有一种朦胧的美，叫人玩味无穷。更为可贵的是，它们一幅不同一幅，而且幅幅流畅、自然、精细，竟毫无矫揉造作之态，真是巧夺天工。

翌日，我到县城南五十里外的黄山后村。车没进村，我就远远瞥见村头一处偌大的石料场，上面堆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顽石。村里屋舍俨然，许多庄户人家的台阶、院墙的根基都是用方方正正的石条砌成。在村民委员会，村党支部书记告诉我，整个掖县，就黄山后村出大理石，不光莱州宾馆的大理石贴面出自黄山后村，就连毛主席纪念堂内的大理石贴面，也大都来自这里。距村民委员会不远，就有一座打制大理石的作坊，从那里不断传来叮当的斧凿声和沙沙的磨擦声。一位年轻的后生从房内走出，在门前接二连三地打着喷嚏。他的头上、眉上、衣上全是粉末，活像个粉人儿。我明白了，他们就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，通过长年累月的劳动，把一块块粗糙的、不规则的石头打磨成精美的、规则的建筑材料；有了这小作坊的简陋，才有大宾馆的华丽，是石匠们的辛勤劳动，给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。

大理石本来并不美。你看，刚从山上采掘下来的大理石块和普通的石头并没两样。那么，是什么使它登上了大雅之堂，给人们带来了美的遐想？是劳动。可见，美在劳动中升华。

玉不琢，尚不能成为大器，何况顽石呢？由此，我想到，磨制一块石头尚且要付出如此艰辛的劳动，要塑造一个美的心灵，它的难度则是不言而喻的了。

（原载 1987 年 5 月 14 日《青海新生报》）

